



投稿邮箱: xzfhtwxds@163.com

扫码关注“徐州放鹤亭”微信公众号

放鹤亭 | 文学

徐州日报 08

2025年10月16日 星期四
责编:张琦 美编:左中 校对:燕原斌

走进彭城七里

探源下圆墩

◎岳德章

若将徐州建城史喻为一部厚重的生命长卷，下圆墩便是开篇处那抹最稚嫩却也最珍贵的底色。它是一座古城的文明初章——作为目前徐州城区考古发现中历史最为悠久的遗存，这里沉淀着 4000 年前本地先民的呼吸与温度。在这里，农耕的犁痕、制陶的残片、狩猎的足迹、捕鱼的网坠，共同勾勒出徐州城市文明最初的模样，在彭城七里的文脉根系中，下圆墩扮演了“文明渊源”的关键角色。

下圆墩镶嵌在彭城七里的南端，北望古城墙遗址，东傍黄河故道，看似普通的土表之下，藏着徐州最早的“城市基因”。考古资料明确显示，这片区域对应龙山文化时期，其上层可延至商周，属于徐州目前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周时期遗存，是目前徐州市区考古发现的最早的古代文化遗存。从地理空间来看，它地处古泗水与古汴水交汇的冲积平原边缘，既便于先民获取水源，又有肥沃土壤可供耕作——这种“依山傍水、宜耕宜渔”的地理优势，正是城市文明得以萌芽的先天气条件。如今驻足于此，脚下每一寸土地都可能覆盖着先民的生活层，那些被岁月掩埋的文物，仿佛仍在诉说着徐州城市文明初期的“成长故事”，而彭城七里文化脉络上的一段段传奇，都能在此找到伏笔。

下圆墩的考古发现，是解码徐州城早期文明的核心密钥。这里的先民已掌握相对稳定的



城市灯火中的下圆墩遗址公园。 高刚 摄

蜿蜒

◎冠乔

人生诸相，莫不蜿蜒。

故乡村畔那道小径，原是大地书写的一痕含蓄墨迹。它不屑与国道省道竞速平直，只依着田埂的曲线，顺随溪流的歌谣，在无边的绿意间迂回盘桓，若隐若现地伸向云烟深处，恰似一首未完成的朦胧诗。

春日，麦苗翻涌青波，菜花洒落金粉，蜂蝶在光影间勤奋织锦，有“精亮郎”驮着阳光嗡然飞过，在空气中划出金色的涡旋。夏秋时节的青纱帐里，密叶交响成绿色的海洋，关于“打响板”精怪的传说随风流动，我们从未遇见过真相，却甘愿用想象填补那片神秘。冬日田野胸膛袒露，赶集归来的人们踏着薄霜，身影在暮色中拉得悠长。道旁散落的几颗驴屎蛋儿，与狗尾巴草一同呼应着远村烟霭的低吟，酝酿成大地温暖的呼吸。

槐杨枝叶在半空交织成拱廊，阳光经过筛滤，化作游动的光斑洒落。孩童们追逐着这些大地的吻痕，或仰面承接树影婆娑，或俯身观察蚁国迁徙——最平凡的游戏里，藏着天地馈赠的初始哲学。

后来读李白，方知黄河的蜿蜒竟如此壮美。从

农耕技术，他们开垦农田、种植作物，也为徐州地区农耕文明的发展埋下了种子。据《徐州史话》记载：“1955 年 5 月在云龙山东麓第六中学附近发现的下圆墩遗址，是一处规模较大的龙山文化遗址，距地表 1—3 米，出土的生活用具具有夹砂和泥质的黑陶、灰陶等。黑陶器表打磨光亮，光洁无纹，壁如蛋壳，器形完整的有豆、壶、罐、纺轮等，伴出的有草木灰、兽骨等。下圆墩遗址龙山文化的创造者是今天徐州市的直接先民，也是后来的大彭国。”考古工作者依据这些出土文物，还原出先民们的生产生活情景：他们既在田间耕作，也在河边捕鱼，还在林间狩猎。这种多元的生产方式，不仅维系着族群的繁衍，更给徐州早期文明注入了“兼容并蓄”的独特基因。

相较于徐州城内的汉墓、古城墙等后期遗存，下圆墩的核心价值在于填补了城市文明起源的历史空白——在此之前，人们对徐州早期文明的认知大多停留在文献记载的“彭祖封国”，而下圆墩的考古发现，直接将徐州市区有人类定居、从事农业生产的历史大幅提前。更重要的是，这里的遗存并非孤立存在：农耕痕迹与后续徐州“黄淮粮仓”的地位一脉相承，制陶技艺为商周时期徐州青铜铸造业的发展奠定了技术基础，渔猎文化则与徐州“五省通衢、滨水而居”的地域特质深度契合。可以说，下圆墩所代表的，不只是一段遥远的历史，更是徐州文化基因的“母体”，它所孕育的生产方式、生活智慧，经过数千年的传承与演变，最终融入彭城七里的文脉肌理，成为徐州历史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

若将视角置于彭城七里文脉体系中，下圆墩城市历史的“源头作用”会愈发清晰。它所承载的农耕文明，是徐州后续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；它的制陶技术，经过历代工匠的传承，深刻影响了徐州地区的陶瓷产业，甚至在汉代画像石的雕刻技艺中，仍能看到早期手工技艺的影子；它“依山傍水”的生存选择，更奠定了一城山水的空间格局，直接影响了徐州历代文明与文化的分布与发展。如果说彭城七里是一条连贯的文脉长河，那么下圆墩便是这条河流的“发源地”，它所汇聚的文明溪流，经过数千年的流淌，最终形成了徐州丰富多元的文化景观。

如今，下圆墩遗址已建成文化广场，以全新的布局与展示设计，为人们生动还原了鲜活的“徐州的城市文明初章”。曾经从这里发掘出的文物，成为连接过去与现在的重要纽带，让我们了解到，城市文明并非凭空出现，而是从下圆墩的田埂上、陶窑边、河流旁，一步步生长、壮大起来的。在彭城七里的文脉传承中，下圆墩的意义不仅在于“最古老”，更在于它是徐州城市文明与文化的“源头”，后续所有的辉煌与厚重，都始于这片土地上先民们的第一次耕作、第一窑陶器、第一次捕鱼。

下圆墩遗址公园的地点虽非发掘原址，但仍处于下圆墩先民们的活动区域。设计者特意选择这块交通便利、依山傍水、风景秀丽之地，打造出春分·耕织、夏至·渔猎、秋分·制陶、冬至·祭祀及说明五块浮雕，既还原了下圆墩先民的生活场景，也歌颂了他们为徐州城市发展作出的贡献。而广场中央竖立的四块大石景观，则是根据 1959 年铜山茅村丘湾发现的大彭氏国后期的社祭遗存仿制而成。这些设计处理，不仅让云龙山又增添了一处文化景观，让徐州历史文化又多了一个具象符号，更重要的是，能够有效增强徐州人民的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。

下圆墩，记录了徐州城市文明最初的模样，也为彭城七里历史文脉源流提供了深厚的源头佐证。它让我们能够回望这座古城的起点，也让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：城市的历史，不是无源之水、无本之木，不是断裂的片段，而是一条一脉相承、生生不息的文明长河。

下圆墩，这里有一座古城的童年记忆，这里是每个生活在这里的人藏在血脉里的根。

巴颜喀拉山的一滴雪水开始，在峡谷间咆哮奔涌，时而向北陡转，时而向南迂回。每个弯折都似命运转折，每一次盘旋都在积蓄入海的力量。这九曲十八弯的征程，恰如黄龙在神州大地上书写的狂草。

更想起东坡。22 岁以锦绣文章名动京师，本该平步青云，却坠入乌台诗案的深渊。黄州贬谪成为生命的分水岭，此后岭南儋州的漫漫征途，终将苦涩酿成了豁达。正是这些生命的弯道，淬炼出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的超然，若没有这些曲折，中国文学的星空中必将黯淡一颗最璀璨的星辰。

经年方才彻悟：小径之曲，是贴伏大地的谦卑姿态；黄河之弯，是滋养文明的深刻轨迹；人生之曲折，实为锤炼灵魂的必经之路。每一个转折处都藏着天启，每一次迂回都在拓展生命的维度。

人生没有标准路径，恰如河流不必笔直。我们无法与岁月争锋，却可以喜欢的步调丈量光阴。真正的大道，往往藏于蜿蜒之中——它教会人们迂回前进，懂得在阻力中调整方向，却始终不忘奔流的初心。

那些看似绕远的弯路，或许正是抵达内心的最短路径。

浮世杂拾

赶路

◎宫振海

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，我六七岁，跟着父亲去出差。

为了赶上第一班长途汽车，我们在长春四马路的红星旅社早早起身收拾。天还没亮，街上空荡荡的没有行人，只有昏暗的路灯在路口连串，勉强勾勒出朦胧的街道轮廓。青灰色的马路上，除了忙碌的环卫工人，再无他人。不知走了多久，转过一个弯，眼前忽然亮了起来。几个小商贩高声吆喝着，推销各家的东西，和前来买货的人讨价还价。天还早，他们的争论声显得格外清晰。父亲牵着我的手，径直走进候车室，快步走到售票窗口：“请给我一张去龙王的票，第一班的。”窗口里立刻传来不耐烦的声音：“龙王不通车，下雨就不通！要买只能到翁克。”“那好吧，就买去翁克的。”父亲应道。“这小孩是你带的吧？得买半票！”售票员又说。

父亲捏着车票，带我往候车室深处走。这时我才注意到，长椅上三三两两地坐着人，一个个蜷缩着，似睡非睡的样子，看着有些滑稽。角落里还有个人面朝里搂着行李，看那样子怕是昨天就在这儿了，睡得很沉。

正打量着，一个中年大叔不知从哪冒了出来，和父亲打招呼：“附近有早餐，你带孩子去吃点吧？是我老母亲自己做的。”父亲看了看我，我没作声。大叔又说：“老母亲没什么收入，就靠做点早餐挣点钱。”父亲点点头：“也好，时间还来得及，去吃点。”

我们跟着大叔走了两个街区，拐进一条胡同。远远就听见他喊：“妈，煮两碗馄饨！”顺着声音望去，昏暗的楼道里，一个

炉灶正冒着青烟，旁边站着位老太太，手里拿着块发黄的抹布，擦拭着一口除了锅盖外满身漆黑的锅。见我们来，她微微佝偻着身子招呼：“快来，坐，坐！”大叔搬来长条凳，支起折叠桌，让我和父亲坐下。我打量着四周，墙根停着几辆自行车，不远处还有一辆“倒骑驴”（三轮车的一种），旁边立着一高一矮两口缸，零碎的柴火胡乱堆在地上。

等了一会儿，老太太说：“好了，能吃了。”大叔赶紧把馄饨端过来。父亲催我：“快吃吧。”我舀了一口，这白水馄饨竟有一半是碎的，没什么味道，吃得有些没胃口。父亲看了看，说：“给你加点醋吧。”便让大叔拿点醋来。老太太听见了，连忙说：“家里没醋了，酱油行吗？”“行。”父亲应着。酱油倒进去，白水馄饨顷刻间成了红水的。我没吃几口就放下了勺子，父亲把我碗里剩下的都吃了，随后掏出三块钱递给大叔。大叔推辞：“车站跟前都卖一块多一碗，您走这么远，就收一块钱一碗吧。”话音未落，老太太抢着说：“别呀，馄饨煮碎了，不值当，一块五两碗！”父亲和大叔推让了半天，最后付了两块钱。

我们沿着来时的路往长途汽车站走，深一脚浅一脚，终于看到了人来人往的景象。可到了检票口，出示车票后却被告知：第一班车已经发车了。一股沮丧猛地涌上心头，我忍不住嘟囔：“要是不吃那碗馄饨就好了。”父亲让我排好队，他去改签下一班。其实也没等多久，顶多二十分钟就开始检票了，可我却觉得格外漫长。

等待时，父亲对我说：“咱们去吃馄饨，不是因为非吃不可。你想想，那个大叔和他老母亲多不容易。走走路，错过一班车，这些都不算什么，能帮到需要帮助的人，才是不能错过的事。”我似懂非懂地听着。这时忽然传来一声喊：“检票了！检票了！”人们立刻蜂拥而上，挑担子的、背竹篓的、拖行李的，谁也不让谁，都往站台中冲。还好我和父亲排得靠前，上车后就占到了座位——那年代的长途汽车没有座号，谁先坐下就是谁的。

没一会儿，车厢里就站满了人。父亲抱起我，让旁边一个人坐下，说：“小孩子不用坐。”那人道了声谢，便坐下了。这时，乘务员高亢的吼声传来：“再上一步！听到没有？说你呢！把包往里拽拽，车门关不上了，快点快点，要发车了！”

我脸朝窗外，看着那些若即若离的楼房，不知不觉中，眼前的景象渐渐模糊，成了记忆里一道朦胧的痕……

一日清晨，有事出门。天色朦胧，脚踏车驮着我在王陵路飞快地往前赶。突然想起父亲，记起不久前天天也是这种车速赶路。路的尽头是医院，病榻上躺着期待我的父亲。

物是人非，禁不住悲从中来，顿时泪水滂沱。不知是眼泪挡住了视线，还是被瞬间涌上来悲痛击中，我连人带车重重摔在地上，一时无力爬起。远处跑来了一个晨练的老者，看我不能自抑的样子，他诧异地问：“哦，闺女，摔得怎么样？”把我扶坐在路牙石上，也许瞧见了挽在我臂膀上的黑纱。他弯腰扶起自行车，又一一捡起我散落在地上的书本：“闺女，家里有老人走了？”我点点头，他顿了一下又劝道：“你再悲痛，走的人也不能回来。老人最想看到的是你会坚强起来。”说着他将自行车推到我跟前：“试试，行吗？”骑上车子，我向老者道谢离去。

之后很长一段时间，再度痛苦无法自抑时，便会想起老者的话。那位老人我再也没遇到，他的劝慰却蓄在心底，让我渐渐走出了那段难捱的日子。

父亲走后不久，我妈因患脑梗也需要人照顾。保姆休息时，我便推她到王陵路上的公园散步。

那是夏季的一天，出门的时候还是响晴的天。在公园刚走了一会儿，突然狂风乍起，裹着黑云迅疾压来。我赶忙推着轮椅上的妈妈，三步并两步走出公园。

云更黑了，天色完全暗了下来。王陵路上亮起的路灯仍然显得昏暗。推着轮椅也无处躲雨，又没有伞，怎么办呢？一时间，急得我后背浸湿。哦！不远处有一个小亮点，奔过去看到一个小商店。我一步跨前急切地说：“老板，买把伞。”店主微笑着回答：“俺店里不卖伞。”我失望极了，转身想离去。他又大声地叫我：“大姐，你等一等，我借你一把伞。”说着，就从身后取了伞递给我。我掏出五十块钱递过去，他说：“不用，是借给你的。”我回：“借给我，也放在这儿，我送伞的时候再还我。”他硬是把伞塞给了我，说：“哎呀，这点信任还没有吗？拿去、拿去吧！”我感激地朝他笑笑，把伞撑在妈妈的头上。

这时，雨开始噼里啪啦地下了起来。

王陵路上

◎戴月

我恍惚又踱步在那条如诗如画的路。路两旁是粗壮法国梧桐，夏日的晨曦，斜斜地穿过树叶投下一个个悠悠不规则的光点。枝叶奋力向上伸展。茂密的绿荫将整条街覆盖，它们的根紧握在地下，枝叶相拥成幽长的绿色隧道……

阳台外鸟儿们“叽叽喳喳”的对话将我唤醒。哦，是梦，又梦到王陵路了。披衣下床，隔窗远远地望着这条一直在我身边，却也常常出现在我梦中的路。

王陵路从户部山脚下伸向永安广场的七岔路口，它的名字来源于徐州妇孺皆知 的历史典故——汉代的王陵与其母亲的故事。

这里承载着我记忆深深的过往，有过我盈盈笑语飘过的日子，牵着初恋的美好。在这里散步赏月，在这里谈天说地，在这里追逐、畅想。有关王陵母的故事最早也是他对我谈起。世事难料，那轮新月早已西沉。美好亦成了相顾无言的一滴泪。

光阴荏苒，转眼到了难捱的中年。最难捱的是失去父亲前后的那段日子。近 70 岁的父亲，身体挺好，每年还参加冬泳比赛，却突然被诊断出癌症，住进了医院。那段路，是我每天去医院的必经之路。几个月下来，竭尽治疗，父亲还是走了。我沉溺在无法自拔的悲痛中。